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语言对比系列丛书

总主编◎戴庆厦

汉藏语系语言 名量词比较研究

HAN ZANG YU XI YU YAN
MING LIANG CI BI JIAO YAN JIU

蒋颖◎著

戴庆厦◎审订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语言对比系列丛书

总主编◎戴庆厦

H404
3


汉藏语系语言 名量词比较研究

HAN ZANG YU XI YU YAN
MING LIANG CI BI JIAO YAN JIU

蒋 颖◎著

戴庆厦◎审订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 / 蒋颖著. —1 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8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
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 戴庆厦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0253 - 2

I. 汉… II. 蒋… III. 汉藏语系—词类—研究 IV. H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8250 号

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chs.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90 千字

印 张: 25.75

印 数: 0001 - 1500 册

定 价: 5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253 - 2 / H · 709 (汉 21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汉藏语名量词研究的对象和意义	(1)
一、研究对象	(1)
二、研究意义	(2)
第二节 汉藏语名量词研究概况	(5)
一、汉语名量词的研究状况	(5)
二、非汉语名量词的研究状况	(15)
第三节 名量词研究的难点及本书的创新点	(18)
一、名量词研究的难点	(18)
二、本书的创新点	(19)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	(21)
一、研究方法	(21)
二、语料来源	(22)
第二章 汉藏语名量词的两类型	(25)
第一节 汉藏语量词发展的不平衡性	(25)
第二节 类型一：发达型语言名量词的共时特点	(27)
一、汉语名量词的共时特点	(27)
二、壮侗语族名量词的共时特点	(38)
三、苗瑶语族名量词的共时特点	(50)
四、小结	(62)
第三节 类型二：不发达型语言名量词的共时特点	(65)

2 || 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

一、量词不发达型语言——藏语支、景颇语支	(66)
二、量词发达程度不一的语支——羌语支	(72)
三、量词准发达型语言——彝语支、缅语支等	(76)
第三章 汉藏语名量词起源的历史层次	(100)
第一节 研究名量词起源层次的两个方法	(100)
第二节 从词源比较追溯名量词起源的历史层次	(101)
一、藏缅语名量词起源的历史层次	(102)
二、壮侗、苗瑶语名量词起源的历史层次	(130)
第三节 从文献比较追溯汉语名量词起源的历史层次	(137)
一、商周时期有没有反响型量词	(138)
二、两汉时期个体量词有什么样的新发展	(151)
三、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名量词达到了 成熟期	(153)
四、汉语名词称量方式的历时演变过程是怎样的	(154)
第四章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藏语名量词	(174)
第一节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藏语名量词个案研究	(174)
一、不发达型名量词个案研究之一—— 以景颇语为例	(174)
二、不发达型名量词个案研究之二—— 以普米语为例	(185)
三、准发达型名量词个案研究之一—— 以仙岛语为例	(198)
四、准发达型名量词个案研究之二—— 以西摩洛语为例	(214)
五、发达型名量词个案研究—— 以汉语方言宜城话为例	(242)
第二节 制约名量词产生和发展的类型学动因	(248)
一、认知表达动因	(248)

二、韵律的动因	(250)
三、语音清晰度的动因	(255)
四、语言类型动因	(256)
五、语言接触的动因	(257)
结 语	(262)
附录一：参考文献	(265)
附录二：汉藏语系名量词语料	(275)
后 记	(400)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汉藏语名量词研究的对象和意义

一、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的名量词。

量词是汉藏语的特点之一，“汉藏语系语言词类上的一个特点是有量词。除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藏语、景颇语等）量词还不太发达外，一般都有丰富的量词。量词的作用主要是表示事物的单位和动作行为的量。此外，许多语言的量词还兼表事物的类别、形状、性别、级别等特征”。^①

量词通常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名量词主要包括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个体量词等类别。名量词是量词中数量最多、产生最早、特点最丰富的一个类别。汉藏语量词的特别之处也主要体现在名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量词上。本书将主要讨论汉藏语名量词的演变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境内的语言按谱系分类，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五个语系。其中，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约有三十多种。^①这三十多种语言或多或少都有名量词，而且名量词存在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本书主要根据类型学理论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通过汉藏语各语言名量词的比较，描述不同语言名量词发达程度的不同类型，疏理不同语言名量词的特点，进而揭示制约名量词发达或不发达的机制，探讨名量词产生、发展、成熟的演变过程，阐释名量词起源的动因和历史层次。希望这项研究能够为汉藏语名量词的历史比较研究和类型学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意义

（一）能够深化对汉藏语名量词的认识

量词研究是一个老题目。半个世纪以来，有关量词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它却是一个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的题目。因为，在汉藏语系语言里，量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因素，它不仅关系到词类的变化和发展，还与句法类型的演变息息相关。随着语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汉藏语名量词的研究已不再停留于少数语言上，而是能通过众多的语言比较来揭示量词的特点，能够使量词的研究在过去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

纵观前人的研究，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语言研究的进展所限，大多都是单一语言名量词的研究。本书的宗旨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汉藏语众多语言比较的视角来观察汉藏语名量词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众多的语种和丰富多样的名量词语料，是本书取之不尽的源泉，现代语言学的新发展，为本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作者将沿着这个思路，去做力所能及的探讨，希望能揭示出一些前人未

^① “三十多种”来自于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目前中国境内汉藏语的数目有争议，有的把民族语言的方言也计算在内，认为汉藏语包括几百种语言。本书不讨论汉藏语的具体数目问题，文中涉及到新发现语言（或方言）处，采用目前学界最常用的定名。

谈及的规律。

(二) 能够开辟汉藏语名量词研究的新角度

名量词的研究过去虽然已经做了不少,但总的看来研究成果不太平衡,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具体说来,一是汉语名量词研究较多、较深入,其他语言名量词专门研究较少;二是单一语言名量词研究较多,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少;三是表层的、静态的研究比较多,通过共时状况看本质的、历时的演变研究比较少。实际上,名量词有很多特点,仅靠单一语言的研究是难以完全揭示或解释清楚的。汉藏语名量词类型学共性多,加上汉藏语存在亲属关系,因而名量词的比较研究是可行的、必要的。

本书选取亲属语言比较的角度,希望能够发掘出单一语言研究所不能认识到的新问题、新规律,进而认识名量词的本体特征和实质。以反响型量词为例,汉语甲骨文、金文中曾有过反响型量词,但数量不多,而且早已消亡,目前已较难探究其消亡的原因和演变的轨迹。但综观整个汉藏语系,仍有许多藏缅语族语言目前仍在使用反响型量词,通过对这些语言反响型量词的观察分析,可以发现反响型量词有其独特的产生动因、演变轨迹和发展方向。^①由此反观甲骨文、金文文献,藏缅语反响型量词的特点和规律又可以为汉语量词历史演变提供参考线索。

可以肯定的是,亲属语言间的比较研究,是名量词研究的必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亲属语言的名量词比较研究,也必然会丰富历史比较法的研究个案,有助于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建设。

(三) 能够推进名量词研究的理论建设

1. 有助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

当代语言学研究三大范式之一的语言类型学,强调语言之间的共性,旨在通过跨语言分布来验证语言的普遍特征和语言特征之间的关系。古典类型学开始注意跨语言的形态分类,始于 Greenberg 的当代语言类型学则重视蕴含性语言共性,力图通过亲属或非亲属语言之间的

^① 戴庆厦、蒋颖:《论藏缅语的反响型量词》,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2)。

比较,描写并解释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中的语法普遍现象。但语言类型学对量词的研究相对较少,因为类型学并没有充分利用汉藏语名量词的语言事实。实际上汉藏语名量词存在明显的、多样的类型学共性,是汉藏语类型学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必将能够丰富语言类型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

例如,本书考察名量词在汉藏语中的分布情况,观察其语序类型上的基本表现及蕴含关系,并把它与非汉藏语语言的名量词作比较,从中认识名词、数词、量词三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语序与个体量词发达与否的蕴涵关系,不同语序并存于同一种语言时优势语序与其他语法过程演变的关系,名量词起源方式的相近性,词源的等级序列、语法化机制等,这些名量词类型学特征的研究必将推动类型学的理论建设。

2. 有助于加深语法化研究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又称虚化,是目前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它涉及词类转换、结构分化、重新组合等重要的语言变化,横跨历时和共时两个语言学上的传统领域。语法化理论认为:语言具有不确定性,语言的范畴具有非离散性,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使用是互相依赖的。语法化主要有三个动因:儿童语言习得、语言接触和语用推理。汉藏语名量词的演变规律既符合语法化理论中的层次、分离、限定等若干准则,同时也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特征,如语法化过程中伴随着反方向的词汇化,多数语言出现通用个体量词(如汉语的“个”),并有进一步虚化的趋势等。研究汉藏语名量词,必将加深语法化的研究,为其提供新的语言素材和理论思路。

3. 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语言运转的原理

马尔丁内(A. Martinet)提出,语言运转的基本原理是“语言经济原则”,它使人们能够在保证语言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作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①经济原则在语音、语法、词汇体系上的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语言的演变上。语言不是一个静态的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始终处于演变之中、

^① 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15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开放体系。研究语言，既离不开对语言整体的全局性系统分析，也离不开对语言体系内每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语言组成部分的研究。量词作为汉藏语系语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词类，其产生和发展必然受整个语言的历史演变所制约和影响；反过来，它的演变同时又带给汉藏语系语言新的发展动力，是语言保持动态平衡的一个重要作用因素。为什么汉藏语中会出现名量词，为什么汉藏语各种语言呈现出不同的名量词发展面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必然加深了对语言演变内部、外部动因的了解，进一步充实语言运转原理的研究。

第二节

汉藏语名量词研究概况

汉藏语的系属分类至今尚有不同的意见，本书取汉藏语包括“一语三族”的观点，即汉藏语包括汉语、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本书的分析研究，主要涉及“一语三族”范围内的语言。

为了便于后文对汉藏语名量词的演变进行分析研究，有必要先对汉藏语名量词的研究状况进行一番梳理，以明确在汉藏语名量词研究过程中出现过哪些需要研究的问题，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尚未解决。由于汉语研究的成果比较多，所以本书会较多地运用汉语名量词的研究成果，对非汉语也尽可能多地使用已能见到的成果。本节先介绍汉语的研究状况，然后再介绍非汉语的三个语族的情况。

一、汉语名量词的研究状况

(一) 研究历史回顾

汉语量词研究始于马建忠。1898年《马氏文通》首次提出“记数

之别称”，^① 把它放在“静字”类的“滋静”之中，作一个单独的小类对待，其实质就是名量词的集合。此后，汉语量词研究渐多，其中名量词研究是量词研究的主要和核心部分，至今已取得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概括看来，汉语名量词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量词的立类与定名

这是早期汉语量词研究的主要内容。量词不同于名词、动词，它不是所有语言都具备的词类。汉语量词的立类和定名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争论和探讨。它到底该被称为什么名字最恰当？其词类地位到底是与名词、动词等词类并立的，还是附属于名词、数词等词类的？这些问题从《马氏文通》开始出现，争论了大半个世纪之后才基本达成共识。在此期间，量词有过“记数之别称”、“单位名词”、“单位词”、“副名词”、“助名词”、“附名词”、“辅名词”、“数位词”、“计标”、“陪伴词”、“类别词”等多种名称，^② 并长期被视为名词、数词或形容词的附类。直至20世纪60年代，还有人认为量词不能算作独立的词类。例如张静、张桁认为“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量词都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同数词结合成数量词，才能作句子成分。从这个角度说，量词不是独立的词，可以把它看成构成数量词的词素”，^③ 他们把量词看成词素，而不是独立的词。

量词首次获得独立的词类地位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述》中。“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第一次明确地把量词定位为与名词、动词同一地位的六类实词之一，“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是量词”。至此，量词的名称开始固定下来，而且在争议中逐步确立了独立的词类地位。

① 马建忠著、章锡琛校注：《马氏文通校注（上册）》，1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② 部分相关论述，可参见下列文献：1. 黎锦熙：《新著国语法》，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2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③ 张静、张桁：《古今汉语比较语法》，16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

2. 量词内部次范畴的划分

“分类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①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量词内部次范畴的划分也是如此。各家的分类标准不同,所得到的量词小类的数目和特征也各有异同。诸家意见比较一致的是量词第一层次的划分。最常见的是把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别的二分法。目前高校最普遍采用的两种教材——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都用的是二分法。^②二分法不以词汇意义为准则,而以量词与其他词类的组合规律为准则来确定量词的内部类别,标准客观、界定清晰,是现在最通用的量词分类方式。

也有用三分法划分量词第一层次的。三分法又有几种类型:一种是把时间量词从名量词中划出来,把量词分成名量、时量和动量三类;^③一种是把量词分成名量词、动量词和形量词三类;^④一种是把量词分成单音量词、复音量词和准量词三类。^⑤还有把量词第一层次分成物量词、动量词和复合量词等多种三分法。^⑥

此外,还有直接把量词分成若干小类的。如:《汉语口语语法》把量词分成九个小类,^⑦《现代汉语八百词》也把量词分成九小类,^⑧《语法讲义》把量词分成七个小类等。^⑨直接分成多个小类的量词分类法目前已不多见,因为它们通常揉合了多项分类标准,划分结果分歧

①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② 还有其他一些教材、专著也采用了二分法。如“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张志公主编的《现代汉语》、史锡尧主编的《现代汉语》、王力的《汉语史稿》等。

③ 马真主编的《现代汉语》采用了这种三分法。郭锐的《现代汉语词类研究》把量词分成四个小类,是在名量、动量、时量三分之外,又加了一类“自主量词”。

④ 黎锦熙、刘世儒主编的《汉语语法教材》、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都采用了这种三分法。

⑤ 邢福义的《汉语语法学》采用了这种三分法。

⑥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汉语文教研组主编的《现代汉语量词手册》采用了这种三分法。

⑦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2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⑧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⑨ 朱德熙:《语法讲义》,48-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较大，而且，把不同层次的量词放在同一个平面上，也不利于认识量词的性质和面貌。

第一层次下面的量词小类划分，各家区别较大。动量词、复合量词起源晚、数量少、句法功能较统一，所以这些量词的内部分类也相对简单，较少分歧。名量词则起源早、数量多、分层次，语义类别和语法功能复杂，分类难度相对较大。因此，各家分类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名量词的内部分类上。

理想的分类标准是单一标准。从单一标准出发的分类，对内具有普遍性、概括性，对外具有排他性、封闭性，可以清楚地揭示该范畴全部成员的对立依存关系。但在名量词的内部划分中，大多数人并没有使用单一标准，而是采用了多种分类标准相结合的分类方式。因为名量词本身的性质比较特殊，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上都有“半虚半实”的特点，从单一的句法标准（词的分布）出发或从单一的语义标准（词汇意义）出发，都难以完整涵盖名量词的全部成分。^①同时采用多种标准必然产生不太一致的分类结果，按时间顺序比较有影响的分类主要有：

(1) 《中国现代语法》的名量词分类是早期比较有影响的分类。^②该书把名量词分为六个小类：①天然的单位，即凭着自然的个体作为数量的根据。如“三个人、一座桥、一件事”等；②集体。集体是人为的单位，可以包含许多个体。如“一群人、一派人物、一双眼”等；③度量衡及币制。如“二钱人参、一升豆子”等；④盛物器。如“一碗茶、十余桌酒”等；⑤文章中的单位。如“一行字、一段始末、一出戏”等；⑥和行为单位同意义的人物单位。如“阵、顿、番”（笑一阵、打一顿、教训一番）等本来指行为而言，但也可用如事物的单位名词。如“一阵铃声、一顿嘴巴、一番好意”。

(2)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名量词分类是20世纪60、70年代

① 从语音角度出发，可以对名量词进行单一标准的、非此即彼的分类，如“单音节名量词”和“非单音节名量词”的二分。但这样的分类对于名量词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意义。

②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269~2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比较有影响的分类。^① 该书把名量词分成四类：①个体量词——名词代表的事物，有的是可以一个一个数的，这种名词前面用个体量词。如“个、只、把”等；②集体量词——名词代表的事物，有的是可以一组一组数的，这种名词前头用集体量词。如“副、对、群”等；③度量词——度量词是约定俗成的计算单位。如“里、亩、两”等；④临时量词——名词表示的事物，有的是有长度、面积、容量的，这类名词都可以作临时量词用。如：“碗、脸、树”等。

(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名量词分类成果进一步丰富。有从名量词自身角度出发的静态分类，也有从名量词与其他词类组合关系出发的动态分类。何杰的《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是前一种分类的代表性著作之一。^② 该文把名量词分成六类：①个体量词，表示人和事物的单个量。如“位、个、头”等；②集合量词，表示若干人或事物，又分定量词、不定量词两类。如“双、片、串”等；③部分量词，表示一个整体之中所包含的部分量。如“段、角、层”等；④借用量词（容载量词），是借用名词而来，在运用中具备了量词的特点。如“杯、碗、车”等；⑤临时量词，借用名词作量词用，跟数词结合时，才具有量词的意义。如“脸、身、嘴”等；⑥度量衡量词，表示度量衡单位。如“丈、厘米、盎司”等。

从名量词与其他词类的双向选择、组合关系角度出发的研究，使量词次范畴分类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邵敬敏的《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③ 马庆株的《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特征》^④ 等论文描述了量词与相关词的制约关系，并从这个动态角度出发，得到了不同的分类结果。

量词内部次范畴的划分，如果仅停留在对其意义作孤立的、静止的分类上，是难以加深对量词的性质认识的。如果按量词产生的先

①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74~1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② 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31~4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③ 邵敬敏：《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35~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④ 马庆株：《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特征》，载《中国语文》，1990(3)。

后顺序,并结合其句法功能、语义特征、不同的组合规律等相关特点,对其作动态的、科学的分类,将有助于了解量词的产生和演变,探索量词的全貌。

为了便于比较,本书有必要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量词做一个能获得多数人认可的分类。具体分类如下表:

量词	名量词	个体量词	反响型量词	
			性状量词	形状性质量词
				种类量词
		通用量词		
		集合量词	定量集合量词	
			不定量集合量词 ^①	
		度量衡量词	标准度量衡量词	
	非标准度量衡量词			
	时间量词			
	动量词			

3. 名量词的性质与功能

(1) 名量词的称量性与别类性

20世纪50年代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已经明确指出:“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是量词”。这就是说,量词具有称量的功能。但这样的认识还不够。从名量词的角度来看,除了称量单位这个共同功能之外,一部分名量词(主要是个体量词)还具有区分类别、性质、状态、等级的功能。这些称量之外的功能,是汉语名量词区别于其他一些语言量词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的存在,常常引起汉语量词定名、立类、确定性质等方面的争论。

^① 本书的不定量集体量词包括其他分类方式中所说的“部分量词”,如“层、节、瓣、块”等。

20世纪60年代,刘世儒把名量词分成陪伴词、陪伴·称量词、称量词三类,其中“陪伴词”的作用是“只在陪伴名物,不是核算分量的”,如“一条鱼”、“一头牛”的“条、头”,“这是汉藏语系所特有的词类”。^①文章注意到了这部分量词的特殊性,对它从产生到演变成稳定范畴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分析。20世纪70年代初,陈望道对“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单位”的混沌说法提出了批评。文章认为这是把计量单位和形体单位混为一谈,实际上形体单位是不表量的。因此应该区分“计量单位词”和“形体单位词”,而不应该把这两类不同的词混称为“量词”。^②后来黎锦熙、刘世儒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形体单位词”也表量,只是它所表的量有差距罢了。^③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汉藏语量词的称量性和表性状功能,例如英国、法国等国的语言学界把类别、性状名量词称为类别词,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也提出要区分数量词和类别词等。

需不需要把有区分性状、类别功能的量词单独列出来,称之为“陪伴词”或“类别词”,使它们与只具有称量单位性质的量词对立并举?有人认为需要,有人认为不需要,出现了争议。目前,学界习惯上仍然把度量衡量词、集合量词、时间量词与个体量词合称为名量词,名量词加上动量词,就构成量词词类,与名词、动词等其他词类并列。从历年来的争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名量词虽然有共同特点——都是事物的称量单位,但是它们的内部也的确有不同之处,度量衡量词、集合量词、时间量词本身还包含有数量上的区别,而个体量词的默认数量都是“1”,它们不起区别数量的作用,但是一般有区别种类、性质、等级等作用。对此争议我们的看法是:首先,不需要把表性状、类别的个体量词另列为独立的词类。因为这样做只会增加一个与量词的基本性质、功能完全一致的词类,而不能经济地、科学地解决问题。其次,虽然我们不把个体量词单独列为一个词类,但由于个体量词是

①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② 陈望道:《陈望道语文论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635~64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③ 黎锦熙、刘世儒:《论现代汉语中的量词》,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